

茅 盾 全 集

第三集

中国文论三集

人 民 文 学 出 版 社

本卷校注者：丁帆

校注定稿者：叶子铭

茅盾全集

第二十卷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1990年北京第1版

1990年北京第1次印刷

ISBN 7-02-000929-8/Z·4

定价 11.90 元

本卷说明

本卷收作者一九三四年至一九三五年的文论一百一十篇。这些文章，有八十二篇原载于《文学》月刊，其余散见于《申报·自由谈》、《申报月刊》、《太白》、《读书生活》、《大众文艺》、《立报·言林》、《译文》、《新生》等报刊，个别系未曾发表的手稿。其中，除有些文章曾先后收入《话匣子》（上海良友图书印刷公司一九三四年二月初版）、《茅盾论创作》（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〇年五月初版）、《茅盾文艺杂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一九八一年六月初版）等集子外，大部分文章均未曾编集。

篇目的排列，除个别未曾发表的手稿以写作时间编排外，其他均按发表时间的先后为序，并据初刊文字及手稿校勘后编入本卷。



一九三五年摄于上海



《文学》创刊号封面

伊罗生先生

他的七月四日的信，收到了。
对于这次政治局会议，我们可
能赞成。

至于明天蟹肉汤，或者用

麻小列平，或者用二十

三个是好的。——都可。

一天又太热，不写了。祝
佳日快乐！

鲁迅
七月四日

致伊罗生信(1934)手迹

大约是一九二〇年秋，共同社印。文字的，那时很，伟大的十月革命。已经过去一世纪上是一个无产阶级的图画，可是我们中国方面对于这件翻进人趣历史纪元的大事画的真相太迟得很多，特别是中国文化方面。

然而对于俄国文学的热情却要随他想起了，那时候，我们还没有和十月革命以后的苏联文学接触，我们连《共产党宣言》都没有译出来，高弟堂。

我自己在那时候是一个自由主义者与激进宪政的倾向者。

一九二七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我开始读小说。对于布宁、舍伍德·威廉斯、斯托克、柯南道尔等，我都是通过译文读的。我曾经有過相当的研究，可是我对于这些理论不能够帮助我的工作，我渴望想從“十月革命”及其文艺政策中學習；并因此地無可避免地要脫了我的高傲套。

我這工作精神以及工作方法，是十月革命，及其文学教育给我的！

在中国，这麼傳授文學被沒同感一毫花。中国的读者傳說目前应用了漫畫的手段壓迫二戰只中的藝術，讀者已讀禁止。他们之故使他们的新闻之人执行些别的點綴。然而这一切都不會有效。中國青年已經從十月革命上認識了自己和使命，從蘇聯傳授大學高的文學知識記載了文字上你的方向了。

鲁迅为茅盾誉抄的《答国际文学社问》手迹

目 录

《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	1
《文学季刊》创刊号	4
读《文学季刊》创刊号	9
田家乐	12
郭译《战争与和平》	15
伍译的《侠隐记》和《浮华世界》.....	25
又一篇账单	33
“媒婆”与“处女”	36
直译·顺译·歪译	39
答国际文学社问	43
彭家煌的《喜讯》.....	45
从“五四”说起	51
我们有什么遗产？	54
思想与经验	57
新，老？	60
“一·二八”的小说《战烟》.....	63
杜衡的《怀乡集》	68
黑炎的《战线》	78

茅盾自传	82
《草鞋脚》初选篇目	84
《草鞋脚》部分作家作品简介	86
中国左翼文艺定期刊编目	89
小品文半月刊《人间世》	96
伟大的作品产生的条件与不产生的原理	101
再谈文学遗产	104
关于小品文	107
庐隐论	109
《文学季刊》第二期内的创作	118
“文学遗产”与“洋八股”	128
所谓“杂志年”	132
对于所谓“文言复兴运动”的估价	136
翻译的直接与间接	140
论“入迷”	143
冰心论	146
关于《士敏土》	168
小市民文艺读物的歧路	174
白话文的洗清和充实	180
不要阉割的大众语	183
所谓“历史问题”	185
论模仿	189
两本新刊的文艺杂志	192
读《上沅剧本甲集》	199

“创作与时间”的异议	209
关于“写作”	212
大众语运动的多面性	215
不算浪费	217
一律恕不再奉陪	221
落华生论	225
《东流》及其他	236
《中国新文学运动史》	241
文学的新生	249
小传	255
不关宇宙或苍蝇	257
不是“异议”了	260
欧洲的讽刺作家	264
《西柳集》	267
诗人与“夜”	279
大众语文学有历史吗？	289
一年的回顾	293
再多些！	297
论“低级趣味”	302
关于“史料”和“选集”	305
《水星》及其他	309
今日的学校	317
怎样写作	325
猜得再具体些	328

论所谓“感伤”	332
“革命”与“恋爱”的公式	337
谈题材的“选择”	353
关于“儿童文学”	360
“健康的笑”是不是?	367
对于“翻译年”的希望	382
谈封建文学	389
文艺经纪人	392
几本儿童杂志	394
“翻译”和“批评”翻译	408
奢侈的消闲的文艺刊物	412
关于悲观的文字	415
给一个未会面的朋友	
——从《读书生活》一至六号所载青年文艺作品得的感想	418
小品文和气运	424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编选感想	426
能不能再写得好懂些	427
十年前的教训	431
杂志年与文化动向	434
科学和历史的小品	437
杂志“潮”里的浪花	439
《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	451
也不要“专读白话”	494
一个希望	498

文艺与社会的需要	501
“孟夏草木长”	505
一点小声明	508
《红楼梦》(洁本)导言	512
小说作法之类	522
文艺自由的代价	525
批评和谩骂	527
读《小妇人》	
——对于翻译方法的商榷	529
关于“杂文的文艺价值”	541
又是《庄子》和《颜氏家训》	545
《译文》终刊号前记	549
对于接受文学遗产的意见(通讯)	550
给西方的被压迫大众	552
也是文坛上的“现象”	558
补订《文艺自由的代价》	561
“究竟应该怎样地反映或表现”	563
“世界上还有人类的时候……”	568
两方面的说明	572
关于“对话”	578
非战的戏剧	583
《速写与随笔》前记	585

《清华周刊》文艺创作专号*

《清华周刊》第四十卷三、四期合刊是“文艺创作专号”，二十万言，计小说九篇，诗十篇，散文八篇，论评三篇。据《编后》的话：“原先打算照例出期‘文艺专号’，但征稿不久，便收到总共有十几万字的文艺创作，那末干脆些，索性改为‘文艺创作专号’，好在这也算是本刊的创举啦。”

“专号”的重心点是小说，现在姑就小说方面写下点读后感罢。

九篇小说，除了《一周年》是长篇外，余均为短篇。《一周年》在“专号”中仅登出四五两章，但已有三万字光景，想来全书甚长，记者对此篇的意见要保留到将来再说了。短篇中间最引起注意的是连清的《我们在地狱》。这是写四川军阀混乱时期老百姓（实在是小市民）的苦难与感想；作者借了一个女性智识分子的嘴巴来展开那故事——军队占居民房，索供应，打人，等等，这是“平凡”的故事，然而作者的描写手腕非常细腻敏活，使读者有若身入“地狱”。同时，作者又很自然的写出了“地狱中人”那种敢怒而不敢言的悲愤，年青者对于“光明”的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一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一号。署名惕若。

渴望，“如像祈祷一般，他凝视着上面，感动地说：‘伟大的革命呵，你快降临罢！我们已经不能够生活下去了！……’”这是小市民层最普遍的“等待主义”。而当等待在那里也不得安稳的时候，还有逃的一着。《我们在地狱》里的杏哥所以也不得不逃。

笑里的《缴械之前》作风很新：这是木炭画似的东西，用了粗劲的笔调来写群众的紧张的动作，技巧与内容可说能够一致了。把这篇和《我们在地狱》对照一看，就非常有趣：《在地狱》只是一件“平凡”的故事，而《缴械之前》则是壮烈的战争；《在地狱》的文笔细腻而感情的，《缴械之前》则粗劲而意志的；《在地狱》写出了“地狱中人”的敢怒而不敢言，以及无可奈何的希望，《缴械之前》则表现了民众的抗日的武力在前后夹攻中的顽强挣扎以及两条政治路线的抉择；这样不同的题材，描写时的难易，自亦不同。因而《缴械之前》更见珍贵。可惜最后第五节内没有把这一队民众武力在“并不是投降，也不是妥协，而是退一步，进两步，在重重包围，内外夹攻之中，争取抗日出路”的悲壮坚决的情绪作一有力的描写。俊林的《和平》写工潮怎样“和平”解决，作风方面有些和《缴械之前》相似，——也是用了粗劲的鵠突的点划；不过全篇动作的发展比较散漫些，又写到“失败”的时候弄成了当真“一圈灰色”，似乎被欺骗的人们一点觉悟都没有，伏伏贴贴在欺骗播弄之下。

散文方面，吴组缃的《冂字金银花》最出色。作者的一支笔驱使材料，毫不吃力，自然动人，这是我们在别处已经看到过的；此篇《冂字金银花》写旧礼教下的一件悲剧，真所谓凄婉

缠绵了。

最后，不能不说的，即此“专号”有它一贯的态度：描写现实，认识现实，企求改变现实。除了少数的例外（散文《冷月凄清的夜》和《落花》），这“专号”中的执笔者都努力在社会的动乱中找题材，从生活的痛苦中求价值，不肯作“身边琐事”的描写了。让我们借用了“专号”中《狂风之夕》那首诗里的一句话来表示我们的祝颂罢：

“是新时代降生的哭声，是未来的创造之神——创造之人的呼声。”

《文学季刊》创刊号*

《文学季刊》，本年一月一日创刊于北平，编辑人是郑振铎和章斯以。

这是三百六十多面一厚册，约四十万字，有论文十三篇，小说九篇，诗选共廿六首，散文随笔五篇，书报副刊八篇。《发刊词》里有段话，值得抄下来先看一看：

“我们这一部分人，——列名于下面的本刊编撰人名录的百十个人，虽然作风未必完全相同，观点未必绝对无歧异，却也自有一个共同的倾向，那便是：

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着。

在这个共同的目标之下，我们将：

(一)继续十五年来未竟全功的对于传统文学与非人文学的攻击与摧毁的工作；

(二)尽力于新文学的作风与技术上的改进与发展；

(三)试要阐明我们文学的前途将是怎样的进展，和向什么方向而进展。

因此我们的工作将这样的分配着：

* 本篇最初发表于一九三四年二月一日《文学》第二卷第二号。署名惕若。

- 一、旧文学的重新估价与整理；
- 二、文艺创作的努力；
- 三、文艺批评的理论的介绍与建立；
- 四、世界文学的研究，介绍，与批评；
- 五、国内文艺书报的批评与介绍。

这些都是很艰巨的工作，然而我们将尽我们的力量，至于收获如何，那是我们所不能预知的。”

在这年头儿，一本文艺性的刊物出世，往往会引起异常的注意。人们往往不暇审辨刊物的内容，而倒先去乱猜这刊物出世的动机，或者有什么背景。结果是刊物虽然会引起异常的注意，但因所注意者不是刊物内容的好坏，所以议论纷纷，大率不能对一刊物尽“批评与介绍”之责。有些怕麻烦的文学者于是也就以不声不响为“满足”。《文学季刊》就在此时期联合自好之士，打算做点真真实实的文学工作，这一股傻劲儿也就够使人们尊敬了。《发刊词》里所揭橥的“共同目标”和“工作分配”，粗看去何尝不是“老生常谈”，然而在此文坛上不断地出现卖身投靠，造谣攻讦等等怪现象的今日，能够在“老生常谈”的范围下苦功的已属难得可贵了。另一方面，将必又有些“只会说不会行”的老牌专门家也者，对此《季刊》自定的五项工作，嗤之以鼻，意若曰：那么一伙人，何能负此巨大的百世之业！这不是我们信口胡说，恐怕就在《文学季刊》出刊地的北平，这种能使嫩芽僵死的空气就非常浓厚罢？

然而《文学季刊》到底出世了。读完了这本创刊号以后。第一个印象就是“以忠实恳挚的态度为新文学的建设而努力”。